

後漢書集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朱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朱氏出自曹姓周武封于邾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朱氏

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胡生浮前書云大司馬董賢死尸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

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宅舉舉殺胡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

鄆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集解蘇輿曰光武至薊見彭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

侯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舞陽王會汾云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

案舞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爲郡又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蜀漢爲公孫述所食三縣浮年

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

之屬曰爲從事

岑後爲梁州牧

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

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曰爲天下未定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曰損軍實

謂甲兵儲糧也左傳曰損軍實也

不從其令浮性矜

急自多

矜誇多自取也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

頗有不平因曰峻文

詆之

峻嚴切也詆誣也集解何若瑤曰前書汲黯傳注詆毀辱也似更協

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

轉積

集解蘇與曰孔融傳操與書云彭寵傾亂起自朱浮

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

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

集解官本考證云一本聞下無之字不成句今仍監本

而舉兵攻浮浮曰書質責之也質正曰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曰不知足

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爲之請京

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

伯通曰名字典郡伯通

字也以名字顯著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名字

有佐命之功

先武

謂書聲遠聞也漢書云陳遵張棟俱著名字

河北龍遼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

光武及鄧邯郭寵轉食前後不絕也

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集解王補曰李善注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

二者

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

於伯通

集解王補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

恩亦厚矣委曰大郡任曰威

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柱石以屋爲喻也

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餐

左傳曰趙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餒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

欲殺趙盾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

寵爲漁陽太守

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

乎伯通與吏人語何曰爲顏行步拜起何曰爲容坐臥念之何曰

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曰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

名造臬鴟之逆謀

臬鴟卽鴟梟也其子適大暹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

捐傳世之慶祚招

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

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

俠游耿況字也況爲上谷太守初與

龍結謀共歸光武也

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挹損也

而伯通自伐曰爲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白頭豕未詳周壽昌曰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

二十九引東觀記同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云至今驗之猶然

也異而獻之行至阿東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河東

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曰

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

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厯年世今

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曰區區漁陽

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小也

而結怨天

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曰塞孟津

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

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作自捐顧炎武曰捐當作捐今從改先

謙曰案文選亦作捐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

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謀哉

定海內者無私讐勿已前事自誤案解惠棟曰誤一作疑願留意顧老母幼

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

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

浮已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

懼已爲帝忌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

王已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

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疆而發忿公子

已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

討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

三千人公孫姊爲趙平原君勝妻秦國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

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已爲陛下必

棄捐它事已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案解先謙曰從

與縱同猶放也

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

征伐未嘗寧居

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希臨布等也

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

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已傳後

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速年拒守吏

士疲勞甲冑生蟻蝨弓弩不得弛

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

上下焦心相望救

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詔報曰往年赤眉

跋扈長安

跋扈猶暴橫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跋扈無然昨援鄭康成云昨援猶跋扈也

吾策其無穀必東

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

充故須後麥耳

須待也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

來救浮浮遁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長帥也

浮恐不

得脫遁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尙書令侯霸奏浮敗

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

集解通鑑考異案霸傳明年乃

爲尚書令蓋追勅之帝不忍旨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

自敗帝旨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

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陽

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

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

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靜

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爲武王陳政皆宣明天

道曰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有寬

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宥合作佑王補曰莊子在宥篇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

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旨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

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

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

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

當時吏職何能

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爲姓卽倉庫吏之後也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曰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

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

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

有司或因睚眦曰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

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曰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

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

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

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見論語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

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遺掾史案

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刺舉卽州

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

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

案罷王補曰史記平準書自天

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此言漢興接秦之弊耳及孝武時眾庶街巷有馬門閭成羣而乘字化者損而不得聚會浮言諸王外戚或乘牛車齊於編人則其失勢甚矣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

事宜曰和平而災異尤見者

案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

而豈徒然天道信誠

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曰來不用

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

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曰使者爲腹心而使者曰從事爲耳

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丞察也

平謂平決也

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曰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

空虛曰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

衰貽後王也

貽遺也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重猶愛惜也

吏安則人自靜傳

曰五年再閏天道迺備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

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

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

夫曰天地之靈猶五載呂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

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

浮又曰國學旣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

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

先建太學造立橫舍

橫學也或作義義亦同

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曰弘時

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

尋博士之官爲天下

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

夏延及四方是曰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漢王儲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歲夏華夏也武帝初置

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

載籍窮微關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
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集
解惠棟曰注世別本作卅音先合反洪頤煊曰通典卷二十七引
後漢督郵板狀文俱同惟關奧下有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
徒尙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三人二十六字張輔傳郡吏王
青者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前書薛宣傳宣子況昧客
楊明令創申威面目使不居位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
此皆身有金瘡不得保舉之證

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已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
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

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

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臣浮幸得

與講圖識

與音預

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

二年坐賣弄國恩免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賣國恩以爲威福

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集解俱亮吉日案馬援傳是年帝收援新息侯印綬故浮徙封也

帝曰浮陵轅同列每銜之

陵轅猶欺

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

單辭謂無正據也書曰明

單辭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

獲所也

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

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

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爲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力反也音紀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浮子承下邵太守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

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史記魏置相田文吳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實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策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三謂動容貌正顏色

遵豆之事則

有司存

遵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

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曰課

覈三公

課其殿最覈其得失

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

職責過一

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

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

無戮辱是

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朱浮議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

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

引焉得長者之言哉

見前書龔遂爲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

臣之力也

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也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爲長者之言詞意

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云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故朱

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

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先謙曰文長者

意也官本聖主之力作聖主之德

馮飭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茱馮城因曰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茱馮城因曰氏焉

馮飭父名揚也集解劉攽曰食茱馮城案茱當作采音乃爲茱耳

秦滅魏遷於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

傑作營壘以待所歸

待真主也

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

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

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

士窮相歸要當已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

集解

先謙曰官本全上有得字

死無已爲報恩

集解先謙曰恩字當衍

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

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

集解何焯曰皆下當有在字

今日相與尙無

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

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

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

卽南宮雲臺也

拜虞令

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

爲政敢殺伐已威信稱遷郊

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

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

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

集解洪亮吉日案水經注引漢書世祖自潁川往梁野鄉

馮魴先詣行在所

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

引蓋屬謝承等書當討擊勿拘州郡喪等聞帝至皆自刎

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鬻字音他計反謂刺去

髮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上詣紀氏羣賊自降

負鉄鎖

說文曰鉄剗刃也鎖堪也音質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公羊傳加之

鉄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

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

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召喪等還魴誅之魴責讓曰行軍

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

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爲喪等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召高第

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

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

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

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魴性矜嚴

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明帝詔

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

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王珎南宮吏土保給牀蓆子孫得到魴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保下有

官字王會汾云宋本毛本皆無官字案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土官

給牀蓆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先謙案今本東觀記領南宮吏土

下有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痲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聽望令緻密卅三字無保給牀蓆四字建初三

年召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

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尙顯宗女獲嘉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案獲嘉顯

宗長女名姬少爲侍中召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

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

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九月戊子帝賜駁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

幸其府十二月丙申乃還宮與此異紫艾綬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

先謙曰東觀記同初學記二紫艾綬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

以飾拜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

秩多不充於是特詔曰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卽歲入穀

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

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旣立石與喜

皆曰阿黨聞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尉卒子代嗣集解劉攽曰子

案世本名代前拜爲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

代以爲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尙皆作代也今前後

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卽代者拜代卒弟承嗣爲步

家一人爲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兵校尉石弟琬琬音和帝時詔封楊邑侯集解劉攽曰案侯國絕

後非一今亦曰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爲黃門侍郎集解

此曰詔誤日東觀記云鮪父子兄

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

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爲籍者誤也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曰爲吉

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

子大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

狀經天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及長長八尺六寸

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

少爲戶闢亭長

集解惠棟曰戶闢陳

留東屬鄉也

時王莽貴人魏氏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

賓客放從

集解劉歆

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

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侈從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曰此見

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

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

集解王補曰全下疑有脫字

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

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

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

令

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岑彭傳

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

至而死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既至城門而死故下云殯于門外

延率掾吏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率吏掾史引劉

放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此宜爲史王會汾云案正文掾史上加吏字不成文句詳劉攽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駁正

吏當爲史也

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

召署功曹

富姓宗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傳宗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

集

惠棟曰袁宏紀云宗與服出入擬于王侯

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

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

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曰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曰侈從被誅

臨當伏刑攀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

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

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

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

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虞衛守小黃有

祭器選豆鼎俎之屬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車駕過外黃

十四種廟基尙存焉

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虞延耶太守對曰今爲問園陵之事延

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葉皆諳其數株根也葉伐木更生

枝作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

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乘輿

車也東京賦云植翠羽之高蓋薛綜云今謂之羽蓋車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曰

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呂陳留督郵虞延故

黃御史罪也黃放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

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

故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南衍兗豫幽冀界幾

近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玉好宿猶歷先謙曰官本玉作王王會汾云玉

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

玉今改從王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王況爲大司

徒注引謝承書誤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卽曰召拜

公車令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九引謝承書云延辟司徒侯霸

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據屬中曉小黃門問曰

故陳留督郵延非耶

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

對曰是遂前召見

勞捶也

信陽侯陰

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

音彭就就光烈皇后弟也

就就本傳信作新 迺訴帝諸延多所冤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

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迺同欲趨東延

齊景公問晏子曰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

理國何患對曰患

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無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

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

稱枉陸戰郎曰戰刺延叱使置之

皆主執戰宿衛也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

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五

修政教寬刑有罰圖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

集解惠棟曰東

圖空虛盜賊弭息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左右曰

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延曰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

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與馬衣服

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既到

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敕衍稱南陽功曹詣闕

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官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衍在職不服

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慙而退由

是旨延爲明三年徵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

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旨楚

謀告延延旨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弘郡

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即功曹

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盧奴令

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

事發覺坐誅續漢志云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皆

自殺或下旨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

延遂自殺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延墓在東明縣西北三十里

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餒

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延從曾孫放字子仲集解惠棟曰樂

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邕陳留索昏庫

上里社銘云延弟
曾孫放字子卿

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

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尙書曰議誅大將軍梁冀功

封都亭侯後爲司空

集解惠棟曰銘云厯太僕太常而至司空

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

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曰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

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

猶然呼爲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

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

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

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克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

部侯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

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集解惠棟曰虞預會稽

典錄云宏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訴之宏

宏賣中單爲叔還錢兄聞之慙

太守第五倫行春所主縣勸人農

槐遺其婢索錢還宏宏不受

桑振救乏絕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

車任尚居素溫富乘鮮車駕肥馬宏恆在後向輒屬宏無愠容宏

尚在京師遊學既而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尚不知出

又問宏據行道數相推尋何以不答宏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

美馬羸行遲時恐失期賈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鬪大

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

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守焦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焦貺門徒數百人

昌曰傳云同郡河東太守焦貺則貺應爲會稽人袁作陳留人

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楚王

英謀反發覺曰疏引貺也疏書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

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曰逃其禍弘獨

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

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騎令騎今兖州也謝承書曰

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騎

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鴟界不集郡因

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

云詔云朕治京師尚不能獲蝗鄰令何人而令消再遣案驗之

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錄賦政不煩

詩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

道換設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
車轎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集解劉攽曰案漢郡無准陰者當是
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
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廬側宏舉爲孝廉朝廷
稱爲白鳩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攽應說以爲當作淮陽非也四遷建初

初入臺爲郎中滿歲爲弘奏曰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
誤爲尙書令舊制尙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

侍郎五歲遷大縣令也弘奏曰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
初入臺爲郎中滿歲爲弘奏曰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

選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集解劉攽曰案文

石不知何官但帝從其議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請使郎補縣

官志令千石長四百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曰

爲故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自序云承父嬰爲尙書郎每讀高祖

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出爲平原相集解錢大昭曰平原當

案弘所陳事詳見袁宏紀國在殤帝建平元年當

建初時未有此國也考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爲徵拜侍中建初八

平春王未幾王薨國除此平原或平春之誤

年代鄭眾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

輿地志云漢武帝名爲東治後改爲東侯官今泉州閩縣是
集解惠棟曰前志治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晉書地理志云
後漢改東治爲侯官都尉案前漢有治縣無沉海而至風波艱阻
東治後漢有東部侯國或云卽侯官之誤也

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嶠也夷平也集解

元鼎五年遣路博德出桂陽下洎水楊僕出豫章下洎水歸義趙
侯嚴出零陵下離水是零陵桂陽嶠道本舊時所有弘特修通之

閩粵傳樓船將軍僕上書請擊東粵令諸校留至今遂爲常路謂

屯豫章梅嶺待命此卽出豫章下洎水之道

范曄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
時也

不足而帑藏殷積

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曰利飢

人帝順其議元利元年代鄧彪爲太尉集解注文臺曰書鈔五十

讓不歲西曹掾曰天子己白陵廟宜當拜又云永和之初太尉鄭

弘臨朝嘗謂曰盱忘食御覽十一引謝承書云章和元年有詔以

鄭弘爲太尉時早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時舉將第五倫

雨羣官卽還舍去爾曰不旋大雨如注稼穡遂豐

集解惠棟曰傳子云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爲司空班次在下

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

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雪母屏風分

其間

以雲母飾屏風也

由此曰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

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

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曰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洩密事

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

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

事見袁宏紀

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

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曰還鄉里

集解

先謙曰東觀記云爲太尉以日食免與此異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

叔或作升

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

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

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

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

剖符解見杜詩傳

舉止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廼止及憲被

誅公卿曰下多曰交關得罪太守幸免曰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

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

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

言初和帝崩鄧太后曰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

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曰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曰勝疾

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曰前旣不立恐後爲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

王子祐是爲安帝集解劉攽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曰眾心不附

遂密謀閉宮門集解惠棟曰續志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也誅車騎將軍鄧騭兄

弟及鄭眾蔡倫劫尙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

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曰而

食集解黃山曰此文勝字當在事覺上安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策免自殺平原懷王勝傳延平元年封八年薨與紀

合則勝無策免事諸王之廢亦不得爲策免此策免自周章也勝有痼疾安紀勝傳亦皆明載殤帝生始百日養於民間和帝崩始

迎立之見鄧皇后紀則謂后發爲己子故立之及勝疾非病均不過據當時章所自執之詞非事實矣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權也者反常

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

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

會際也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國之託

武帝欲立昭帝爲太子乃畫周公負

成王圖

德乏萬夫之望

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

王無絕天之憂地有既安之

執

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集解王會而創慮於難圖希功

涉曰諸本同案王字當作主卽謂安帝也

於理絕不已悖乎

悖逆也

如令君器易已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業

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

心則篡矣

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

敷孟子答以此言

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

帑虜也

延感歸囚鄭寶怨偶代

相爲仇

左傳曰怨偶曰仇

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終

後漢書二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三校補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

取全非本意

案多對少言莊子吾未嘗以此自多者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

以自多韓詩外傳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是自多乃言自足也多自取謂不肯取諸人以爲善亦是自足意

勿已前事自誤集解惠棟曰誤一作疑

案文選作疑又書中如臨人親職及此猶河濱之人

文選人本作民此宋本失未改回臨鏡窺影文選影作景舉措見功文選措作厝此古今字之別捐傳世之慶祚文選世作葉多歷年世文選世作所此又宋本改回之誤行至阿東文選阿亦作河此毛刻之失若曰此之功論於朝廷文選功下有高字與上文曰爲功高天下應內聽驕婦之失計文選驕作嬌凡此同爲文字之異固不僅誤一作疑也李善注文選例不改選文此注則多本章懷之舊而引伸之本書集解王補引蔡邕獨斷一條亦本善注所有

而災異尤見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

錢大昭曰閩本作猶

顯宗大怒賜浮死

錢大昭曰浮死之後國必除矣史不言國除失之案不言國除文意亦未了蓋本有脫誤

焉得長者之言哉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至與此略同也周書昌曰此惜

浮之明於料事而不能保身也若使如龔遂有王生之教使天子稱爲長者之言安得卒櫻帝怒而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意不顯惠說誤案周說實善會注意蓋本傳前著浮之矜急自多論又斷浮之議諷苛察浮之死固自取也追感賈生之論是責君焉得長者之言是責臣文義各有所屬惠乃疑爲詞意相同疏矣浮之議諷既苛察且欲速即明非長者之言特所謂長者之言就言論不必就人論焉得者謂不能得與前書龔遂傳君安得之意有別至本書循吏傳序亦是言不能得耳周必率入王生轉失范氏立論本旨

馮魴傳皆自剔剔注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髻字音他計反謂剃

去髮也

案髻於說文當爲剔與髻之本文說文作髻者通剔自俗書混髻爲剔而音義遂晦章懷音剔爲他狄反即曰剔爲髻音髻爲他計反則讀髻爲髻矣說文剔髻髮也髻剔髮

也髻剔髮也髻剔雖可互通而連用之則爲雙聲疊韻字於義又微有辨故說文髻下特申之曰大人曰髻小兒曰髻盡及身毛曰髻是剔剔即髻剔謂既自髻其髮又自盡去其身毛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其次髻毛髮嬰金鐸受辱謂髻鉗之刑也髻亦即剔之沿譌

死所無恨

錢大昭曰所無當作無所

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

錢大昭曰喜本紀作惠

虞延傳延率掾吏集解劉攽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

爲吏原譌爲史

正今

時延爲部督郵

錢大昭曰部應作郡玩下文曰陳留督郵虞延故句可見案續志郡監屬縣有五部督郵通典東西

南北中爲五部延爲陳留南部督郵並見袁紀小黃縣在虞延部中故曰部督郵錢說誤

還經封丘注封丘今汴州縣也

今衛輝府封邱縣治

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集解王會汾云

至注引謝承書誤案王

宿音史記封禪書公玉帶玉卽音肅不必改字且說文王本無點尤不容分玉王爲兩字又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大司徒王

況薨詔始令二府去大則在二十三年自應仍稱大司徒傳脫大字況既卒在建武時謝承書永平之誤益明矣

有新野功曹鄧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

案寅當卽演之誤衍演通作

鄭宏傳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

士陳畱焦贛

至傳述其後也柳從辰曰今學海堂本袁紀但云博士焦贛無陳畱二字蓋據後文

宏送貶表及妻子於陳畱遂假定其爲陳畱人耳案焦則從自樂恢傳之焦承是則其名尙難確定安能確定其爲何郡人

拜爲驛令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

至

遺案驗之

柳從辰曰書鈔七十八引會稽典錄

云宏爲鄒令魯國當春霜隕殺物鄒縣獨無也案此與注引謝承書春旱事相反或別爲一年事

遷淮陰太守集解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

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遷臨淮太守

至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攽臆說曰爲當作淮陽

非也

柳從辰曰書鈔七十引謝承書作臨淮太守御覽二百六引同御覽二百六十亦引作淮陰太守與本傳同詳先武

建武十五年立子衡爲臨淮公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則國必復爲郡故朱暉嘗爲臨淮太守顯宗永平十五年又政

臨淮爲下邳國已封子衍卽不應仍有臨淮太守據章懷引謝承書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宏尙爲鄒令遷官當在政置下邳

國之後抑不當更作臨淮太守矣案柳說是也楚獄起永平十三年十一月十四年四月王英自殺十五年四月改臨淮爲下

邳國均見明紀改國距楚獄之起中間僅隔年餘宏時爲脫上章訟罪又送貶喪還葬後乃拜驛令則爲令自當在十五年矣

謝承書固爲近之也郡已更名置國安得復有臨淮太守乎惟淮陽王延於永平十六年呂罪徙封阜陵國復爲郡宏蓋適於

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曰除殘爲務政理曰去亂

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曰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

兜殺三苗殛鯀堯爲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釵

別集解周書昌曰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尙有是以玉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難朴不可弛于家刑法不可

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未行之有逆順耳七句本傳皆節去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

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爲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

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又曰高帝受命誅暴

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

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尙書帝典曰高唯除省肉刑

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

集解先謙曰官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

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爲謀

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
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爲謀上多每字
曰破朋黨曰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

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卽位日

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

百有餘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集解

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爲相出入三年矣祭遵傳大漢累世十餘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須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可稱數百載三年何以不可稱數年班史紀滿多矣不害爲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班抑范則非也惠棟曰東觀記載統奏云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云云統言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嘉也前書何武傳服罪者爲虧除顏注虧減也減除其狀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

左左惟也先謙曰尙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權

時撥亂

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

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

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

東觀漢記曰東觀漢記曰

陛下宜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云云案刑法未定元帝議減律令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蓋定不易之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虧除故統欲復舉而詳擇之

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曰爲隆刑峻法非

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

釐猶改也

統今所定不宜開可

昌曰開赦也謂赦其端也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

統復上言曰有司已臣今所言不

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已後至平孝宣其所施

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事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

願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要

集解周壽昌曰若即或也是今之所謂雙請

帝令尙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

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尙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

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

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丁仲反下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

所厝手足也

厝置也

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

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集解蘇與曰公羊莊三十二年傳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注宜引此

所曰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

祖之興至於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

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

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

年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減

減律令詔書若哀帝則並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

減死刑統因誤以爲哀帝之建平注

家並不細尋遂以爲班固失之畧耳而盜賊浸多歲目萬數間查

三輔從橫羣輩竝起

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

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

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聚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潛況越州度郡萬里交
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畧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
目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集解劉攽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
云前代所未嘗有先謙曰官本注潛作曹案東觀記本作潛作所
未嘗有是時曰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

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

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

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議上遂寢

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爲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

不報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囚

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

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統陳

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集

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水經
注云陵鄉世謂之梁侯城案東武城屬清河國洪頤煊曰皇后紀
舞陰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此傳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

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爲郎尙光武女舞陰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舞陰名義王世祖長女再

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

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

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卽今匿名書也集解王補曰案本書馬援傳松於

援宿懷不平因事構陷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馬嚴與援妻
子草索相連詣關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則松之傾
險不勝誅矣范史備詳援傳而子扈後曰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

於松傳不一及焉是謂史法

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

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

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

與弟恭俱徙九真旣徂南土厯江湖濟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群

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湖水出

感悼子胥屈原曰非辜沈

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

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
今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譏以鳴

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

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嫂舞陰公主贈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曰養志詩書足曰

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有三男三女集

惠棟曰袁宏紀竦長女憑及二貴人憑卽樊調妻嫗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

帝竇皇后養曰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

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曰惡逆詔使漢陽太

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

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禪字也奏記三府曰爲漢

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

議之

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會以蝗飛過京師召見對

說因具言

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

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良

禮記也

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曰子貴

武紀

漢興

曰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曰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曰

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嫗

於計反

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

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

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

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

弟姦惡旣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迺敢

昧死自陳所天

臣以君爲天故云所天

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

文帝卽位尊薄太后

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太后母前死樂陽通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閭邑三百家樂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

園儀

宣帝繼統史族復興

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曰王太后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

帝卽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

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旣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

殊猶

及弟棠

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

天地存歿幸賴

集解王補曰案本書竇皇后紀及袁宏紀是時三公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

合葬敬陵帝手詔曰賈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

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加離義不忍虧案前

世上官太后亦無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嫺辭

證明審遂得引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乃別見憑憑具自陳說上歔歔流涕也

具陳其狀迺留

嫺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

萬嫺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

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

宏光武舅也

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

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

禮記曰上正祖廟尊尊也下正子孫

也親親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

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

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

宗實有舊典

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

追命外祖曰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

父竦爲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

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卽位追封婕妤父爲順成侯宣帝

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曰慰母心爲恩成侯各置園廟也

遣中謁者與嫗及扈備禮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獄下有中

字故下

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王侯葬腰已

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爲之匣字或作柙也

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

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

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

郡先謙曰今東昌府

棠弟雍乘氏侯

集解惠棟曰乘氏縣名屬濟陰郡先謙曰今曹州府鉅野

縣西

雍弟翟單父侯

集解惠棟曰單父縣名屬濟陰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邑各五千戶位皆

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
梁內外已親疎竝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
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龔
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

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商上書讓曰祿命過

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
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
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
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甯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
騎校尉印綬上乃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
許馬以特進就第

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曰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

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迺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

集解

惠棟曰案雜事祕辛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

開封縣故城在今卞州浚縣
南集解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縣南五十里

贈印綬商自曰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商爲朝廷敬憚

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尊顯所未曾有

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挹損九命爾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虛己

進賢辟漢陽巨覽

集解惠棟曰孫卿云巨姓漢有巨武爲荊州刺史其呂切

上黨陳邕爲掾屬

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

商少持韓詩兼讀眾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于閭閻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

廷嚴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

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

門賑與貧餒不宣已惠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商嘗曰多藏厚亡

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歲年穀貴有饑餒輒遺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檢御門族未嘗

曰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曰小黃門曹節等用

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

和四年中常侍張逵逵政內者令石光

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

八

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

集解

惠棟曰續志張達等與騰賁爭權也

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

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

知言不用懼迫

集解通鑑胡注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

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

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

集解惠棟曰續志達

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紹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

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

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

微國也曷爲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集解惠棟曰范文子後入恐代帥受名是

功在元帥也先謙曰官本注上使作表下使作序

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

同致康乂也

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當僭無濫痛

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歿死囚久

繫纖微成大事

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已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記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百司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兆人作兆民蓋後人回改宜早訖竟曰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帝迺納之罪

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商疾篤移歸舊第

勅子冀等曰吾目不

德享受多福生無曰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

貝之屬何益朽骨

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哈以貝士飯以珠哈以貝也

百僚勞擾紛華

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

權時謂不依禮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但增塵埃我生

平所不願雖有聖人之制亦有權時之宜

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朝廷用

度常苦不足

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歛歛已時服

皆曰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

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集解王補曰袁宏紀篇末作上無

損於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

及薨集解先謙曰

二引續漢書云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歌之坐中流淚其年八月而商薨帝親臨喪諸

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曰東園朱壽之器銀鑲黃腸玉匣什物

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鑲之前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棹曰黃腸也集解劉放曰案文衍一之字錢

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

也介士賜諡忠侯中宮親送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監本

甲士也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若中官則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

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若中官則帝幸宣陽亭有亭即宣

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正帝幸宣陽亭有亭即宣

陽門之亭也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案董卓傳

孫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注云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

三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子冀嗣

門瞻望車騎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子冀嗣

冀字伯卓集解先謙曰官本卓作車爲人薦肩利目也利目目豎也洞精瞋

眇洞通也瞋音宅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能明了集解周壽昌曰

私愛聽之不絕聲審之不成句傷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裁能書

言言出口即欲不明白宣示所謂含胡也皆好人相也

計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

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格五前書吾曰壽王善格五音義云

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格五也音蘇代反說文曰盤行棊相塞

謂之鑿鮑宏經曰鑿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卽格不

得行故謂之格五集解惠棟曰劉胸云鮑宏博鑿經一卷六博

楚詞曰琨蔽象碁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碁故云六博鮑

宏博經曰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

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

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集解惠棟曰劉胸云鮑宏小博經一

卷賦劉向別錄曰賦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意錢之戲承

天稟文曰詭億一日射又好臂鷹走狗騎馬鬪雞初爲黃門侍郎

意一日射數卽舞錢也

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拜步

天工下厭羣望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七引謝承書

實非愚臣所宜執金吾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七引謝承書

治之詔以二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

月俸贖罪

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曰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

殺放而恐商知之迺推疑於放之怨仇集解通鑑胡注惡自冀出

放之怨請曰放弟禹爲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集解通鑑胡

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周壽

可曰滅口既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怨也注云滅口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爲大將軍

集解先謙曰司馬光云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

謂閭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謔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

成帝聞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經祿太后臨朝又甚焉

詔冀與太傅趙岐太尉李固參錄尙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

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

曰

集解通鑑胡注目者眤目而著視之

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強梁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無然畔援鄭康成云

畔援跋扈也孔穎達云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唐扶頌云夷粵掄提掄與跋古字通胡氏釋跋扈穿鑿不可依据今所不取陸德明

云跋滿末反扈音戶

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

集解通鑑胡注帝煮餅今湯餅也

卽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

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

倍於三公

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台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

又封不疑爲潁

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翼子脩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

翼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翼

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

封翼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

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嚬妝墮馬髻

折腰步齠齒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嚬妝者薄拭目下若

齒笑者若齒痛不折折始自翼家所爲京師翕然皆倣效之齠音

巨禹反集解惠棟曰馬縞古今注云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倣墮髻

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呂氏春秋市邱之鼎視之螭焉高誘云螭讀

如齠齒之齠蓋當時之語也洪頤煊曰齠當作齠說文齠齒不正

也考工記鄭注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齠詩曰巧笑之瑳瑳即齠字

說文齠齒參差即巧笑之貌風俗通以爲若齒痛不折折失其義

矣曰爲媚惑翼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

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埤墳狹冠埤下也音頻爾折上巾蓋折其

形制上平異於常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如狐尾也壽性鉗忌鉗鉗也言性忌害

也擁身肩也後漢書三十四

音女輒反集解惠棟曰鉗謂飛鉗也忌忌克也鉗亦作箝許慎云箝箝也謂箝其舌也說文云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方言云鉗也郭璞鉗害也又惡也能制御冀翼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通期有微過曰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記友作支

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曰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已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案壽兄孫禮爲沛相見風俗通壽從子孫訓宗所不知書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因壽氣力起家拜太倉令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遺私客籍屬縣富人被曰它罪籍謂疏閉錄之地閉

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

性吝冀因呂馬乘遺之輦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爲

師也從貸錢五千萬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平陵士孫奮富

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不知實是景卿從子

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乾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瑞以實對

冀乃以一乘安車遺奮從貨錢奮曰三千萬與之集解汪文臺曰

五千萬也瑞字君榮見王允傳奮曰三千萬與之類聚八十四引

續漢書作奮以五百萬與之御覽八百三翼大怒迺告郡縣認奮

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呂叛遂收拷奮兄弟死

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

第於冀上第第乘輿迺其次焉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天子至尊不

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吏人齎貨求

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

官請罪者集解通鑑胡注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

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集解劉敞曰案古而使人

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

集解通鑑胡注妻者私他人之婦毆擊吏

卒

集解先謙曰官本毆作歐

所在怨毒

集解通鑑胡注毒痛也

冀迺大起第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云冀于洛陽城門內起甲第

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

陰陽奧室

奧深室也

連房洞戶

洞通也謂相當也

柱壁雕鏤加已銅漆窗牖皆

有綺疎青瑣

縹小窗也綺疎謂鏤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

圖已雲氣仙靈

集解汪文

臺曰御覽百八十八引張璠漢記云冀起臺殿梁柱椽桷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

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磴陵跨水道

架虛爲橋若飛也

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

致汗血名馬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昌太守鑄黃金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嵩發其事

又廣開園囿

採土築山十里九坂已象二嶠

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深林絕澗有若自

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

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輦車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

行日張羽蓋飾已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

輦車或連繼日夜已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

包含山藪遠帶丘荒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諸有山藪邱荒皆樹旗大題曰民不得犯

周旋封域殆

將千里又起苑於河南城西經互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

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苑刻其毛呂爲識

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兵

物皆有刻識謂刻而識之也識音式

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

誤殺一苑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死者十三人

冀二弟

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

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曰納姦亡

集解通鑑胡注謂姦民及亡命者

或取良人悉

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曰冀有援立之功欲

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

事見王莽傳也集解通鑑胡注蕭何惟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贊不名也

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

悉已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

真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集解通鑑胡注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先謙曰官本注是作足是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呂殊元勳每朝會與

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爲萬世法翼

猶曰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忒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

之宮衛近侍竝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省中咳唾

之音翼必知之百官遷召皆先到翼門賡檄謝恩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

文吏課賧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賧者用之中宮東宮將

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

後用紙書者曰賧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

官辭翼翼賓客布在縣界曰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好蠶比屋可誅

集解通鑑胡注比明將軍曰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曰

補朝闕集解通鑑胡注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曰來未聞稱

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翼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翼客

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

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曰他

事適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集解惠棟曰陳羣汝穎士論云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

梁冀穎川士雖務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

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

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

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傳曰木實繁者披

遭致仕之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四作駟枝害心集解惠棟曰史記范雎言也若不抑損權盛將無已全其身矣左右聞

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曰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

若丹朱

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尚書周公戒成

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願除誹謗之罪已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

聞而密遣掩捕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

冀廉問知其詐也

廉察

陰求得咎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

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已辱之

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相選二千石書佐試書補

令史令史皆斗食遷補御史三輔決錄云丁邯舉孝廉爲郎故侍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邯稱病不就詔問病差爲

郎否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

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亦高謂峻也與著

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

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竝殺之遂誅武家死者

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

家迺得全及冀誅有詔已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眾人共

薦其子胤

集解惠棟曰別傳作嗣

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

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

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

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

郡已它事陷之

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胡三省云言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專案胡

說非也冀與不疑有隙融明不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知而謁之冀因以他事陷之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作焉

胤子桃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桃作

爲城父侯

集

通鑑胡注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又嗣乘氏侯又封其子

消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馬潁陰侯消子桃城

父侯是七封侯也恭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

哀王入其爵將校五十大

集解通鑑胡注鄭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尹也校諸校尉也

在二十餘年

集解通鑑胡注順帝永和六年冀爲大將軍至延熹

二年凡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

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

集解惠棟曰別傳作援因

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

集解惠棟曰事詳別傳王補曰略見本書

五行志六延熹元年注引梁冀別傳

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投死於獄帝由此發怒

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

香蓋掖庭署人之名

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

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

女已自固迺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

意

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

迺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

集解惠棟曰續志冀使太倉令

秦宮刺殺尊

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相鄰翼

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曰告宣宣馳入已白

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

集解通鑑胡注具姓也左傳有具丙

唐衡左悺徐

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黃門張憚

入省宿已防其變

集解通鑑胡注使憚入禁中宿以防超等無上旨徑使憚入自恃威行宮省故然

具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四校補

梁統傳曰貲十萬徙茂陵

錢大昭曰閩本十作千案前書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

千茂陵則貲十萬者明不中從十字疑本誤

拜騰酒泉典農都尉

侯康曰前志農都尉武帝初置續志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劉注引魏志曹公置典農中郎

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是漢自本無典農都尉始加之耳水經河水注上河在西河

富平縣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然考前書參傳仍但云農都尉道元蓋誤以後世官名稱之此傳之誤亦同

更封高山侯集解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

案高山縣續志屬下邳國今洪

澤湖中故泗州之東

義者政理

案政與正通理本治字章懷避改下文天下稱理及或不便於理皆同

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注凡首匿者爲謀自藏匿罪人

錢大昭曰

閩本注自亦作首

丞相王嘉

至百有餘事集解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案此近儒指何焯

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官本謂平復錄

議者曰爲隆刑峻法

錢大昭曰議者指杜林見林傳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集解何焯云至遂曰爲班固失

之略耳

案梁統身歷哀平之世何至對狀申議並誤年號尙書又曷爲不駁之且東觀記明有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

刑八十一事之文蓋卽成帝河平中下詔議減之案至哀帝建平初乃定議實減統對狀據其終言之固非有誤也

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集解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謹案官本

注亦作伊尹

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柳從辰曰袁紀作家屬與舞陰公主

居新野與此異案舞陰乃長公主不言長蓋降也二貴人早失母舞陰爲其伯母實長養之故辭連及見后紀

松子扈遣從兄禮注禮古禪字也

柳從辰曰袁紀禮作禮

封子棠爲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

柳從辰曰續志東郡樂平

侯國故清章帝更名前志注引應劭說同故其地今與東昌之堂邑近也案東郡雖與濟陰毗連續志濟陰郡之離狐廩丘卽

由東郡改屬而樂平之屬濟陰則前續志皆未言當係惠氏之誤

請曰放弟禹爲洛陽令集解通鑑胡注至曰快已忿耳侯康曰李注不誤而

胡氏誤趙紹祖云放之宗親執有親於其弟者乎禹而滅其兄之宗親實客是自滅也蓋既推求放之仇怨而殺之又使捕仇怨家之宗親實客而盡滅之則無人爲被誣殺者告理己之嫁娶於人可冀終無後患即曰放官子其弟而使爲己用是外爲安慰放家而實財欲以滅口也

齟齬笑集解洪頤煊曰齟當作齟至失其義矣錢大昭曰次兒釋云說文均匠也讀

若齟方言均或謂之巧然則齟齬笑猶巧笑也案說文齟部有齟無齟故洪氏曰爲當改字然牙部彌之重文正作齟是說文本有齟字即彌字耳故立部均下注引之

而寶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至拜太倉令侯康曰御覽二百四十二壽從弟安以童

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悉曰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注冀初封襄邑襲封乘

氏更曰定陶陽成是四縣案上文陽嘉二年封商子冀爲襄邑侯商讓未受故建和元年又封冀子

亂爲襄邑侯則冀僅襲乘氏並未受封襄邑云匹縣蓋並其
子封國數之又冀建和平兩次益封必皆取之定陶陽成兩
縣餘戶亦無幾故冀
謂禮薄意不悅也

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寐反連次也

沈銘彝曰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

封本書楊終傳亦言堯舜之民可比戶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案此出陸賈新語已見楊終傳注

冀召補令史曰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

至耻曰孝廉爲令史

職耳

案續志劉注引梁冀別傳元嘉二年加冀禮儀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冀辱劉常當卽在是時續志大

將軍府原有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大將軍職如三公漢舊注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又稱班固記漢承秦置官本末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則中興大將軍府令史必已減於百石減於百石卽斗食矣世祖改用孝廉爲郎丁部雖以非儒職不肯爲然後遂沿爲故事安帝時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冀乃補常爲斗食小吏是重屈辱之也

冀諷州郡曰他事陷之集解惠棟曰

至

冀因曰它事陷之也

案冀

司奏融在郡貪濁見融本傳

無少長皆棄市

侯康曰水經河水注載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暉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是冀後

也

百姓莫不稱慶

侯康曰常璩健爲士女讚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爲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

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